

“混合战争”及其特点： 俄罗斯学者视角的解析*

马建光 李元斌

【内容提要】 “混合战争”最早于2009年由美国提出并引起了俄罗斯学界的关注，俄罗斯学界从自身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将“颜色革命”与“混合战争”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式“混合战争”理论。本文梳理了俄罗斯“混合战争”概念的产生过程以及发展现状，介绍了俄罗斯学界对“混合战争”多维性、非直接性、隐蔽性的共识，在综合俄学界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俄式“混合战争”的力量配置、阶段划分、任务安排、战法手段，并以中东、拉美、中国及俄罗斯为案例，阐述了俄方学者眼中的“混合战争”。俄式“混合战争”具有主观性，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塑造为俄方谴责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说辞，另一方面，俄式“混合战争”也是当前国际局势深度调整和战争制胜机理变化的生动反映，对国家战略运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混合战争”相关研究依然存在模糊之处，急需进一步明确。

【关键词】 俄罗斯 “混合战争” “颜色革命” 军事力量

【作者简介】 马建光，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元斌，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世纪以来，恐怖主义、“颜色革命”等一系列现象的交替出现引起了俄罗斯人的警觉。一方面，苏联解体之后，作为继承国的俄罗斯并未真正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接纳，而是遭到西方持续不断的政治孤立、经济制裁、舆论唱衰、军事威胁，面临着巨大的地缘压力。另一方面，俄罗斯也承受着苏联时期积累的经济、民族等一系列问题。严峻的形势迫使俄罗斯思考当前国家所面临的安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叙利亚危机中的俄罗斯国家战略运筹研究”（项目编号18BGJ062）阶段性成果。

全问题，因此“混合战争”理论引起了俄罗斯学界的持续关注。经过多年深入研究，该理论发展成为俄军军事建设和斗争的重要理论之一，在应对外部打压、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俄罗斯学界对“混合战争”的关注和研究反映了俄罗斯在世界格局深刻演变背景下对安全问题的认知及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可以预见，该战略还将继续在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 “混合战争”概念

虽然“混合战争”被冠以“战争”的称谓，但是在俄罗斯学界，关于“混合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属战争范畴的讨论仍然在持续进行，而明确其性质及概念恰恰是俄军方将该理论上升为军事战略的前提。对此，俄罗斯学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

（一）当代战争及其分类

在“混合战争”理论出现之前，俄罗斯官方文件对战争有着诸多相似的表述。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军事历史和法律部基础著作《俄罗斯军事历史》将“战争”定义为一种“武装对抗，是社会的一种状态，是协调国家和社会力量之间关系的方法，是解决它们之间争议、矛盾的方法”。俄罗斯军事百科全书则将战争描述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社会的一种特殊状态，表现为国家、人民、社会群体之间关系急剧转换，为达成政治目的，开始有组织地使用武装暴力手段”^①。虽然俄罗斯官方不同文件对战争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都接受了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以其他手段的继续”的观点。

然而随着国际上军事斗争实践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威胁和现代冲突的新特点对俄罗斯既有战争观提出了挑战，学界据此认为俄罗斯急需更新对战争的认识，为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作好充分论证。2013年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В. Герасимов）上将在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年度总结会议上指出，“在军事中，对新思想、非常规手段和不同观点的漠视是不可接受的”，对俄罗斯及其盟友可能面临的战争，其“性质在今天是难以预测的”，但是依然

^① Василий Микрюков, Новое лицо войны—наука о вооруженном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е требует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 январь 2017 г.

“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①。

在俄学界，关于战争概念的讨论则持续进行着。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М. А. Гареев）大将认为“战争是整个社会的状态，它不仅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且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战争具有特别激烈和不可调和的性质”。在他看来，战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是阶级、民族、国家、联盟、社会制度使用武装暴力的冲突（斗争），与其他形式和斗争手段（经济、意识形态、外交和其他）相结合^②。米克留科夫（В. Микрюков）认为，战争是文明、国家、人民、社会群体之间的对抗，“政治定义了战争的目标和社会性质，决定性地影响了战争的强度和方式、行动的重点以及对人力和物力的动员程度。同时，战争对政治产生反作用，减缓或反过来加速了社会政治进程的发展”^③。而在卡利斯特拉托夫（А. Калистратов）看来，战争至少应该从哲学、军事政治、军事艺术三个角度加以界定，他认为，当前有“各种数量正在不断增加的其他对抗形式被认为是战争的组成部分”，而“任何战争的政治目的都是根本性的（比如重新分配地缘政治空间、政权更迭、改变敌对国家经济关键组成部分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人），且受到使用武力的规模和地理因素的制约”^④。

总的来看，俄罗斯学界认可当代冲突中存在的新变化及新现象，并且在几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一是社会属性上，战争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和状态；二是政治层面上，战争与政治依然存在联系，战争依然是政治的继续，甚至战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三是战争的暴力属性依然存在，虽然不同形式的战争暴力程度不同，但最终都是以军事手段——这种人类暴力的最高形式作为底线手段。

（二）对“混合战争”的认识

“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最早由美国军事理论家提出，其中“hybrid”源自拉丁语“hibrida”一词，意为“杂种”，在军事语境中，最早被用于描述传统战争和非传统战争相混合的情况。俄学界在借鉴吸收美军“混合战争”理论

^① Валерий Герасимов, Ценность науки в предвидении—новые вызовы требуют переосмыслить формы и способы ведения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13, No. 8.

^② Сергей Першуткин, Мобилизация военной науки—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еалии требуют от ученых в погонах 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го участия в жизни общества//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3 март 2018 г.

^③ Василий Микрюков, Партию войны пишут политики—два самых влиятельных институт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 арм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 совместно вершат судьбу мира//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15, No. 37.

^④ Калистратов А. Войн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ойны: разберемся с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ей// Армей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017, No. 7.

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新，逐步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综合看来，俄学界对“混合战争”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以加列耶夫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持相对保守的观点，认为“混合战争”（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没有超脱出传统战争的范畴，并非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战争。在他看来，战争形态的演变根本上受科学技术的发展驱动，没有技术上的进步，就没有兵器的发展，也就不会产生新的战争样式。由此，加列耶夫认为，“混合战争”并不是一种科学的表述，而是“一个记者式的表述，只不过在其他术语想出来之前，大家都在使用这个说法”^①。卡利斯特拉托夫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混合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非直接行动战略的一种样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公元前 6 世纪的军事家孙子。这种策略的实施高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成功实施‘混合战争’的实际能力直到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才得以显现”。在对“混合战争”概念的定位上，加列耶夫以俄罗斯《国防法》为依据论证，认为战争必然是与军事行动相伴的，没有军事行动就没有战争，所谓的经济战、政治战、信息战是否属于战争范畴还有待商榷。“混合战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以统治世界为目的的敌对国家慑于俄罗斯的核力量，只能通过“颜色革命”和局部战争等形式行动，从而促成了“混合战争”的出现。虽然持保守观点，加列耶夫还是对“混合战争”表示了认可，认为这种方法对于经济实力有限的俄罗斯来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非对称斗争手段。

与加列耶夫相反，以西夫科夫（К. Сивков）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混合战争”是一种同传统战争有着实质区别的战争形式。在他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区别使“混合战争”超脱于传统战争而成为一种新的战争样式：第一，军事力量在二者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传统上“经典的武装斗争”在“混合战”中被信息、政治和经济对抗所取代，军事只是被赋予了辅助作用。第二，民众的作用不同。“混合战争”中反对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能够快速合法化，而“国家政权机关的合法行动会被谴责为破坏人权和镇压平民”，并且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居民对反对派的实际支持程度无关”^②。第三，二者的理念不同。传统战争构建在以常规武装力量摧毁敌军以实现占领领土、更迭政权的目标之上，而“混合战争”则通过先前在敌国领土上建立的“公民大军”，在不摧毁敌国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实现

^① 王晓军：《解析俄军对“混合战争”理论的认识与运用》，载《现代军事》2016 年第 8 期。

^②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вков, Во главе с "пятой колонной" — часть I //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15, No. 10.

对敌国的控制。西夫科夫认为“混合战争”产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核武器的出现和苏联（俄罗斯）与美国构建的核武均势”使得进行传统的大规模战争变得极度危险。二是世界上的公民，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公民“并没有在精神上作好为战争牺牲的准备”，使用常规武装力量会引起本国严重的社会动荡。三是国际法对军事入侵的谴责成为遏制常规战争的重要因素^①。总体来看，西夫科夫的观点不乏独到之处，但总体上比较激进，比如认为“至少在21世纪上半叶，世界上冲突的主要类型将是‘混合战争’”^②，第三次世界大战只能是一场“混合战争”，并且爆发这场大战的条件都已经成熟^③。类似观点受到俄学界不少批评。

第三类是上述两类观点的综合，主要存在于俄国家及军队领导人之中，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格拉西莫夫大将。格拉西莫夫认为当代“武装斗争兵器的发展远非是完善对军队集团的使用样式和方法的唯一原因”，“现代冲突中所采用的斗争方法的重点正在转向综合运用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信息等其他非军事措施，也就是所谓的混合方法”。因此，“混合战争”的内容主要是“对敌实施最低限度的武装打击来达成政治目的”，其途径是“破坏敌军事和经济潜力，制造信息一心理压力，积极扶持敌国内反对派，实施游行和破坏活动等”，混合方法主要是“颜色革命”，其基础是“可与其他非军事手段一起操纵民众抗议潜力的信息技术”。格拉西莫夫既没有如西夫科夫那样将“混合战争”上升为一种全新的战争样式，也没有如加列耶夫那般认为“混合战争”属于传统战争范畴，而是指出当前“传统方式与混合方式的结合已成为任何一场武装冲突的突出特点”，认为在当前军事冲突中不可能不使用混合方法，因而，加强相关研究是必要的，需要进行科学论证，并且离不开高技术武器的参与^④。

二 “混合战争”的特点

相对于“混合战争”的定义存在诸多分歧的情况，俄学界对“混合战争”的一些特点有着较高的共识，总的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вков, Во главе с "пятой колонной" — часть I.

②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вков, Генштаб уполномочен заявить —Активная оборона начнется с наступления на "пятую колонну" //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11 марта 2019 г.

③ 王晓军：《解析俄军对“混合战争”理论的认识与运用》。

④ Валерий Герасимов, Ценность науки в предвидении—Новые вызовы требуют переосмыслить формы и способы ведения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一）多维性

“混合战争”不仅仅在军事领域展开，而且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巴尔托什（А. Бартош）认为，“混合战争”是“多维度”的，包括军事、信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子空间，并且“每个子空间都有自己的结构、法则、专业术语、发展方案”^①，这种“多维性”是“由实时性军事应敌措施和非军事应敌措施史无前例的结合决定的”。西夫科夫认为，“混合战争”采用不同的战法对信息精神、经济和安全三个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进行打击，其中压制战（войны на подавление）用于打击社会生活、信息、精神的各种领域，从而使国家丧失进一步抵抗的能力；窒息战（войны на удушение）用于打击敌人的经济，破坏敌人物质基础，从而使敌人丧失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而消灭战（войны на сокрушение）则用于粉碎敌方安全保障体系所有的或最关键的领域^②。格拉乔娃（Т. Грачёва）认为，“混合战争结合了传统战争和非常规战争”，而“非常规战争的战略目的在于，通过政治、心理、信息和经济方式，夺取和维持对居民的控制”^③。

（二）非直接性

非直接性贯穿“混合战争”的各方面。在目的性上，不追求一步到位，而是将总目标分解为多个阶段目标，通过不同目的达成实现总目标；在途径上，主要表现在幕后国家通过代理人等形式间接参与行动；在手段上，军事力量只是作为辅助手段出现，不到合适的时机力求避免军事手段的运用。卡利斯特拉托夫认为，从所运用的战略上可将战争分为使用“摧毁敌人战略”的战争、使用“非直接行动战略”的战争和二者兼用的综合型战争，“混合战争”就是同时使用非直接行动战略和摧毁战略的综合型战争，其中非直接行动战略的目标是“通过经济、技术、信息和军事封锁，以及通过在敌对国家内部实施破坏行动，同时有效结合破坏极其重要目标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破坏敌对国家的心理和物理平衡”，其手段和方法在“混合战争”中的比例为70%~80%，“只有20%~30%，甚至是更少的使用武力的部分”^④。巴尔托什持有类似观点，认为“颜色革命”和“混合战争”是一种串联

^① [俄] 亚历山大·巴尔托什：《混合战争：阐释与现实》，载〔俄〕《独立军事评论》2016年11月7日。

^②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вков, Приказано обоблванить 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 отличает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ым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м методов и форм//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16, No. 6.

^③ Татьяна Грачева, Армия на подхвате—В гибридных войнах ставка делается на партизан и бандитов.

^④ Калистратов А. Войн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ойны: разберемся с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ей.

配置，“‘颜色革命’针对平民、护法机关人员和军队，使用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信息—意识形态和心理措施体系在内的非直接行动，以达成推翻政权的目的”^①。

（三）隐蔽性

“混合战争”不容易被受害国察觉，即使发现自身受到影响，受害国也未必能对侵略国的行为进行实证。西夫科夫认为“混合战争”中侵略国一方面“针对被侵略国居民和精英实施信息战”，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同潜在被侵略国建立形式上的良好关系”，这种对被侵略国施加的“隐蔽的信息影响”对侵略国是最有利的^②。卡利斯特拉托夫在归纳混合战争的特点时提出，侵略国攻击“牺牲国”主要手段是在其国家体系框架内“建立特殊的‘外部控制’组织机制，间接、隐蔽控制被侵略方的活动进程”，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长期的准备，“改变或者摧毁‘牺牲国’人民的传统价值观，将其替换为侵略方的心理定位和思想”^③。巴尔托什认为，“混合战争”是不宣而战的，不存在前方与后方的问题，“传统上‘敌人、对抗、胜利’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混合威胁尤其是来自网络空间中的威胁，使得被隐藏起来的不仅仅有冲突中的行动及冲突不断发展的过程，还有战争已经发动的事实”^④。

三 “混合战争” 的战略运筹

总的看来，在俄罗斯学界的相关论述中，“混合战争”与“颜色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面上二者高度相似，但实际上它们在原理上是不同的，并非相同的概念。将“颜色革命”统一在“混合战争”的框架之下分析相关战略运筹，是俄学界在“混合战争”理论上的创新，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西夫科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夫科夫的部分观点因过于激进而受到不少批评，但是其对“混合战争”战略运筹的一系列阐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当前俄学界的认识。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тош, Осколки гибрида—Поражающие факторы новых стратегий пока еще мало изучены//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16, No. 6.

②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вков, Во главе с "пятой колонной" — часть I.

③ Калистратов А. Войн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ойны: разберемся с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ей.

④ 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тош, 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 – угроза третьей ступени//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19, No. 27.

（一）力量配置

西夫科夫认为，为开展“混合战争”，侵略国需要按照纵深梯次对军队进行战略配置，具体说来就是要建立三个梯次的“军队”（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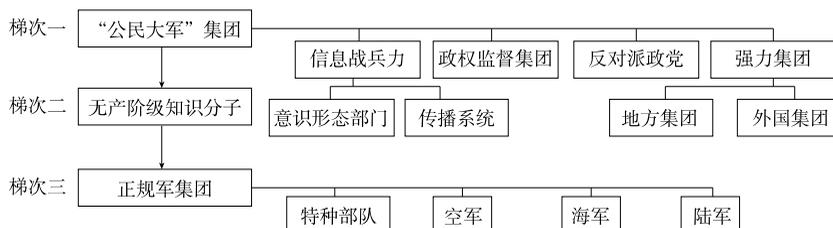


图 1 按照纵深梯次战略配置的“军队”

“公民大军”是“混合战争”的主要力量。所谓“公民大军”，就是侵略国在被侵略国境内组建的“军队”，包括“第五纵队、外国势力代理人、受敌人控制的合法的秘密反对团体及其活跃的社会基地、当地居民组成的各种非正规武装组织”等，这些力量由受害国的公民组成，其中大多数与政府强力机构无关。“公民大军”集团按照进攻方向和区域来组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信息战兵力”，下辖“意识形态”和“传播系统”两个部门，相关职能分别是“对‘公民大军’的所有活动进行思想精神保障”和控制各类媒体机构。

单凭“公民大军”还不足以对一个国家造成摧毁性的打击，只有获得更多力量支持，“混合战争”才能成功。在西夫科夫看来，没有大量私有财产负担、能在社会生产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具有集体主义倾向和智力优势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具有这样的潜力，因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公民大军”组织者的希望所在。

作为保底手段，“混合战争”还必须依赖于军事力量的运用，为此需要建立侵略国的正规军集团，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特种部队等，当“公民大军”的力量不足以达到“混合战争”的政治目的时，军事力量便会适时投入行动。

（二）阶段划分及任务安排

俄学界认为，军事力量的介入是对“混合战争”的阶段进行划分的标准，以非暴力手段为主的“颜色革命”一般被视作“混合战争”的开端，军事力量的介入则标志着“混合战争”新阶段的出现。

巴尔托什认为“颜色革命”和“混合战争”是相辅相成的，“颜色革命是军

事动乱的初始阶段”，目标是歼灭受害国政府，如果该目标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达成，事态就升级为采取公开性质军事措施的新阶段，这就使得冲突发展到了“混合战争”的层次。混合战争是一种综合了“疲惫战略”和“摧毁战略”的综合战略，其目标是为“颜色革命”的继续实施创造条件，直至革命成功。

格拉乔娃将“混合战争”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目标（见表1）。

表1 塔季扬娜·格拉乔娃对“混合战争”的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战略划分	准备阶段	传统战争阶段	战后阶段
作战样式	非常规战争	传统战争	反叛乱（反游击）行动
阶段目标	通过非传统战争（革命）扰乱国内局势，为美国（北约）的“人道主义”武装干涉创造条件。	常规与非常规兵力并用，实现占领。	保障占领状态，镇压抵抗占领军的行动。

西夫科夫对混合战争阶段的划分与格拉乔娃在大方向上一致，但是比后者更加细致和深入。对照“经典战争”，西夫科夫将“混合战争”划分为“准备阶段（预先准备和直接准备）、起始、展开和结束阶段”（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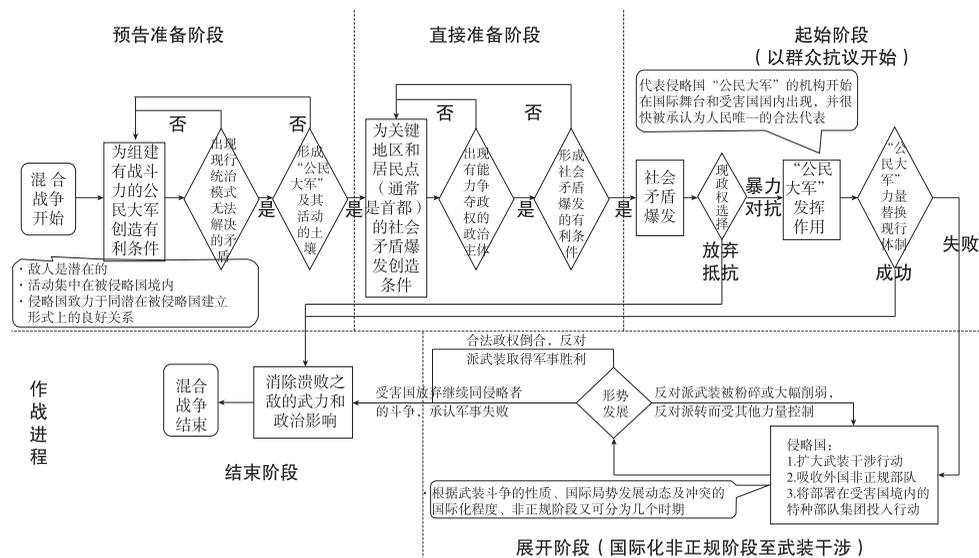


图2 西夫科夫对“混合战争”的阶段划分

西夫科夫在观察以往“颜色革命”进程的基础上作出经验性的判断,认为“直接准备阶段”的持续时间为1个月到1年,而“起始阶段”因任务的不同,持续时间较短,“从1~2周到2个月不等”,“展开阶段”可以细化为2~4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持续时间从1~2个月到4~8个月不等,到了结束阶段,持续时间则从3个月到1年不等。

(三) 战法手段

在俄学界看来,“混合战争”突出非战争手段的运用,是结合了战争和非战争手段的行动。

卡利斯特拉托夫认为实施“混合战争”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第五纵队”在敌对国家内部制造系统性危机事件,从而“在其国家体系框架内,建立促进危机进程深化的分支点”。所谓“分支点”,就是基于敌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不稳定的事实,在武装反对派或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下制造“可控混乱”,帮助所扶持的政治力量上台。巴尔托什从是否运用军事力量这一要点出发,认为混合战争的手段包括以“颜色革命”为主的非军事手段和运用各种武装力量的军事手段,其中非军事手段是主要手段,包括“传统和公共外交、法律经济、意识心理、信息、人道主义、侦察、技术等影响”等,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可以达到聚能效应和系统效应。

西夫科夫从战争的总目标——“剥夺敌人的抵抗能力”出发,将战争所打击的社会生活划分为“信息精神生产”“经济”和“安全”三个领域,分别对应“压制”“窒息”和“消灭”三种作战计划(图3)。信息对抗和经济对抗是“混合战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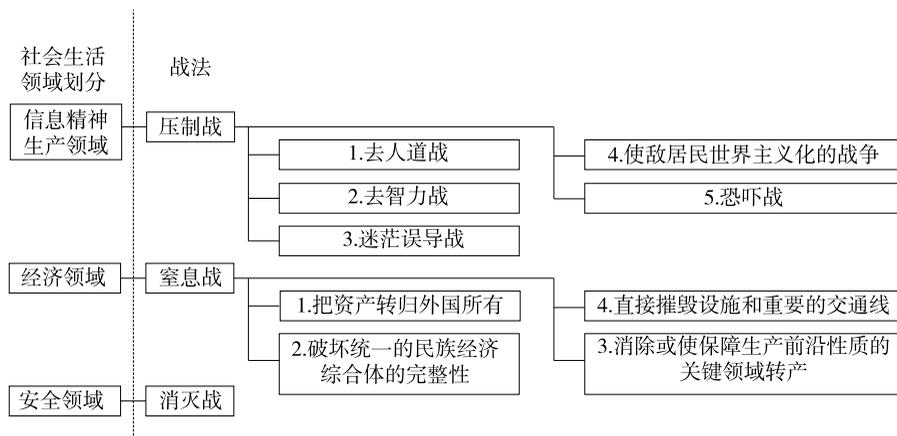


图3 西夫科夫对“混合战争”手段的划分

米克留科夫认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在意识和思想层面展开，也只有在那里并采取这样的方法才能取得胜利”，信息战不仅可以影响敌人的思想意识，还能破坏敌人的经济潜力，“在经济遭到破坏的条件下，武装力量注定会首先丧失战斗力，然后全面崩溃。在此条件下，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会瓦解”。

四 “混合战争”的主要受害者

在俄罗斯看来，美国及北约是“混合战争”的主要发动者。俄侦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雷金表示：“最近十年，俄罗斯和各国一直处于美国及其盟友发动的所谓混合战争之中。这一战争从多个方向同时进行，包括政治、经济、信息和法律层面，而且最近几年已转入公开对峙的全新阶段”^①。俄政治信息中心主任穆辛 2018 年在谈及中美贸易冲突时认为：“中美贸易战将是‘混合战争’。这像是左手打右手。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是一体的。这个冲突将以何种形式体现，目前没有人知晓”^②。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则多次表示，中东是美国地缘政治的试验场，美国在那里测试并完善了包括“混合战争”在内的多种技术^③。

以美国、北约和欧盟作为分析对象，对俄学界甚至军界而言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一方面，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北约是美国主导下的军事组织，与世界最大的超国家组织欧盟有着密切的联系，三者的实力远超其他潜在或已经发动“混合战争”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另一方面，美国和北约对俄罗斯持敌视政策，欧盟对俄政策明显受美国影响，这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因而，“混合战争”对俄罗斯所造成的影响更应从实践而非理论角度加以把握。

（一）中东地区

根据俄罗斯学界的观察，美国一直在借用“颜色革命”“可控混乱”等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混合战争”，这在中东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帕特鲁舍夫认为，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的许多方法和策略早已经

^① 《俄侦查委主席：美与盟友对俄“混合战”转入公开对峙》，<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604181018886775/>

^② 《专家：特朗普保护主义将导致美中贸易战》，<http://sputniknews.cn/economics/201801271024576890/>

^③ 《帕特鲁舍夫：美国“嘲笑”中东混合战争的技术》，<https://ria.ru/20191111/1560822054.html>

在以中东等许多地区被测试过了，中东地区“事实上正在成为美国地缘政治的试验场”，“正是在那里，‘可控混乱’和‘混合战争’技术第一次被广泛使用并日趋完善”。在帕特鲁舍夫看来，对伊拉克萨达姆、利比亚卡扎菲和叙利亚阿萨德之政权的打击以及“阿拉伯之春”时美国运用这些技术是“混合战争”的典型案例，“正是这些行动导致了国际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出现”。帕特鲁舍夫进一步分析了上述行动的本质，认为这是美国及其盟友以反恐斗争为名维护自身利益的举动，美式反恐的概念被凌驾于联合国反恐法律框架之上，使得美国“以支持民间社会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①。格拉乔娃认为，美国为实施非常规战争而在全球建立了“恐怖主义网络”，在阿富汗，这个网络是“基地组织”，在叙利亚，这个网络变成了“叙利亚反对派自由军”以及其替代组织“伊斯兰国”。格拉乔娃进一步分析道：“实际上，像‘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组织等都是美国开展全球非常规战争的工具，其主要靶标是俄罗斯。”^②

（二）拉美地区

拉美地区也成为了美国的试验场。2019年拉美地区国家接连陷入动乱。1月，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宣布自己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得到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50个国家的支持。10月初，厄瓜多尔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国家陷入骚乱。10月底，玻利维亚反对派拒绝承认大选结果，总统在军方压力下出逃墨西哥。此外，墨西哥、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等国也纷纷陷入动乱。在俄罗斯学界及政府看来，拉美地区的系列骚乱是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结果，其甚至被冠以动荡不安的“拉丁美洲之秋”^③的称呼。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科斯久科夫海军中将认为，美国假借哥伦比亚之手推翻委内瑞拉政权，显示了其实现对拉丁美洲的全面控制的企图，对尼加拉瓜和古巴的“颜色革命”很可能会很快出现^④。马诺伊洛对发生在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动乱作了分析，认为“颜色革命”出现了新变化，具体表现在两

^① Вплоть до ядерной войны. Патрушев перечислил риски для мира из-за США//Радио Sputnik. 11 ноября 2019 г. <https://radiosputnik.gia.ru/20191111/1560825006.html>

^② Татьяна Грачева, Армия на подхвате—В гибридных войнах ставка делается на партизан и бандитов//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15, No. 29.

^③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选出的2019年重大事件》，<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912311030342294/>

^④ 《俄总参情报总局：美国计划全面控制拉美》，<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904251028309575/>

种新技术的使用，一种是“冲突动员技术”，这种技术“在非政治议程下得到了加强，能够在一次抗议热潮中将具有不同政治观点和信仰的人团结起来”。另一种是“步行到罗马”技术，“首先是一波抗议的浪潮席卷各个区域，之后向首都及大城市聚集，使当局的行动限于瘫痪”。在委内瑞拉，美国还通过冻结政府首脑亲信的国外资产等方式，诱使或逼迫他们与美方合作，由于这部分人员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较大的权力，他们对政府首脑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马诺伊洛认为，“经典的颜色革命”已经由通过民众强迫政权更迭的模式向通过“外力胁迫”这种“粗鲁手段”更迭政权的模式转变，后者“更快，更高效，非常适合于恐吓负隅顽抗的政客”^①。

（三）中国

在俄罗斯看来，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华为、与中国展开的贸易战及插手香港事务也是“混合战争”的表现。俄罗斯国家现代意识形态发展研究所专家、政治学家沙特罗夫指出，加拿大应美方要求以华为与伊朗有合作为借口逮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因为美国技术公司在合法经济领域的竞争中已经找不到优势，只能与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合作，利用非法手段与华为竞争。沙特罗夫认为，逮捕孟晚舟等一系列事件是美国开展对华“混合战争”的形式^②。独联体国家研究所副所长叶夫谢耶夫认为，“美国一直在企图破坏香港局势，利用所有一切机会给中国制造麻烦，包括在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问题上。显而易见，这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东方学院院长马斯洛夫指出，香港法律对教育活动宽松的管理给各类外国基金会很大的空子可钻，尤其是美国情报部门。马斯洛夫分析，香港人可以看到“美国媒体经常出现的似乎在香港限制人权和自由的报道”，“这些报道的主要任务倒不是为了香港宣布独立，而是破坏中国整体的稳定，也就是向世人显示，中国经常违反人权和人们的自由”^③。

（四）俄罗斯

在俄罗斯看来，美国及其盟友使用了“灰色地带”策略和“颜色革命”技

^① Manoilo Andrey, Новые краски "цвет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 Поход на Рим отменяется//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20, No. 2.

^② 《专家：华为 CFO 孟晚舟加拿大被捕系美国有预谋的挑衅行为》，<http://sputniknews.cn/opinion/201812061027044226/>

^③ 《专家：外部势力企图影响香港局势》，<http://sputniknews.cn/opinion/201611091021126800/>

术，通过政治、信息、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行动制造“可控混乱”，对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

在地缘上，针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是以乌克兰作为支点展开的。一方面，在乌克兰策动“颜色革命”，建立亲西方政权，打压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从 2004 年起，利用西方经费建立的网络机构多次干预乌克兰国内政治，引发乌克兰国内政局持续动荡，为西方势力保持对乌克兰政治干涉提供了口实。另一方面，同乌克兰建立紧密军事合作，作为开展对俄信息战的前哨站。普罗霍热夫认为，北约、欧盟和欧洲安全理事会越来越重视非军事行动及“混合战争”，一个直接的表现是，“在美国情报部门的监督下，乌克兰境内部署了信息和心理行动中心网络。截至 2019 年 12 月，该中心已成为乌克兰安全部门的一部分，为旅一级的武装力量提供新闻服务，同时也是特种作战力量的一部分”。普罗霍热夫认为，这些情况需要俄国防部和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作出一系列军事决定“对等回应”^①。

信息领域，西方通过控制舆论和信息传播实现对俄罗斯意识、观念的改造。这种情况在网络领域表现突出，西方“将国外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敌人，作为他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创造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矩阵，瓦解了社会，迫使他人放弃固有观念而接受外来观念，破坏了社会原有的价值观”^②。此外，在俄罗斯看来，将俄罗斯塑造为欧洲的威胁、“混合战争”的发动者也是美国及北约的重要手段，西方通过舆论塑造俄罗斯的负面形象，不仅能够改造俄罗斯人的意识，还能为自身的不当行为开脱。西方通过“指责莫斯科进行领土扩张、在属于西方战略利益的地区加强力量存在、部署新的导弹系统和进行网络攻击”来“证明自身破坏国际局势行为的正当性”，“事实上，北约正试图回到他最初的目标上——巩固俄罗斯（苏联）在欧洲的影响并巩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③。

经济上，利用经济制裁实施定点打击，相关制裁不是以整个国家作为目标，而是区分国家商业组织、国家机构和自然人等，对不同目标运用不同策略实施精

^① Алексей Прохожев, Как вывести силовиков из - под удара//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20, No. 3.

^② Дата Третьей мировой обозначена - 2028//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11 марта 2020 г, <https://vprk-news.ru/news/55789>

^③ 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гош, Брюссельские стратегии——НАТО реанимирует Скрипалей и пытается произвести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боевой мощью//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18, No. 39.

准制裁。在巴尔托什看来，美国和北约很早就意识到对俄罗斯经济打击的意义，“作为混合战争中的对手，俄罗斯的弱点在于金融、经济体系以及同国家具有紧密联系的特定利益集团。在对抗俄罗斯的混合战争中，这些弱点将成为一系列被打击目标，尤其是集中于经济和信息领域”^①。

在政治领域，从内部瓦解俄罗斯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包括外部敌对势力、内部反对派为抗议运动、武装组织提供稳定的经费来源；在不同地区寻找能够参与非暴力、进而是暴力行动直至内战的抗议社会团体；寻找抗议社会团体，破坏现政权；确定政治集团，培养能够率领政治抗议活动的头目；在境内外专门的营地训练野战指挥官、武装分子用于实施暴力行动，组织境外的动员点和雇佣兵投送路线，预先建立武器、指挥装备储备；支持反对派，帮助其实现各个地区的扩张，首先通过协调运用反对派控制的境内外电子媒体；赢得国际组织、国际社会的支持；组织用于实施破坏行动的指挥、补给、通信和局势监测网络机构^②。

五 对俄式“混合战争”认知的评析

俄罗斯学界对“混合战争”一系列独到的阐述显示了俄罗斯对当前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看法以及俄军对现代国家安全内涵及外延变化的反应。

第一，“混合战争”是时代的产物，凸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变化。“混合战争”的概念及理论最早源自美国，是美国对两场战争反思的结果。冷战后美国的对外军事行动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在战略上却陷入被动，被认为是赢得了战场却输掉了战争。美国的失败显示出现代战争中军事力量作用及比重的变化，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再是单一的军事力量，而是军事和非军事要素的综合，战争的暴力特征被逐步削弱，非暴力手段的运用逐渐左右战争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战争制胜机理的这种变化是建立在当代国际秩序和在全球化技术支撑之上的，并不代表战争与政治关系的变化，战争依然服务于政治目标，只不过在手段和方式上出现了调整。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тош, Войны тихих американцев—России необходим штаб дл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тражения гибридной агрессии//Военно –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урьер, 2020, No. 6.

^② 《美国、北约利用“灰色地带”加紧反俄混合战争》，<https://www.huayuzhiku.com/detail/5dc8c4f3aac6970c8b392908>

第二，“混合战争”的问题实质上是当代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运筹的问题。无论是“颜色革命”还是“混合战争”，或是美国学界最新的“灰色地带”策略，实质上所探讨的都是认识和处理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模糊地带的问题，体现了国际关系实践发展超前于理论发展的现实。一些传统上微不足道的安全问题在当今科技的放大之下对主权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威胁，进而挑战了现行国际关系行为准则，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没有“混合战争”，类似的理论也会出现。从战略上看，“混合战争”的问题就是对国家军事和非军事能力综合运用问题，需要国家行为体统筹好自身在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资源，这对国家的战略运筹能力提出了挑战。

第三，要避免“混合战争”概念的泛化。虽然俄罗斯学界对“混合战争”有着诸多深刻的论述，但在“混合战争”究竟是不是战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战争的问题上，俄学界的讨论依然在继续，而在国际上，各方学者对“混合战争”的意见依然莫衷一是，这些都促使了对“混合战争”概念滥用的发生。事实上，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组成的一方同美国、欧盟组成的另一方一直在互相指责，强调对方是“混合战争”的发动者，己方是受害者。“混合战争”到底是国家间博弈的手段还是一种新的战争，如何区分“混合战争”与正常的国家主权行为，这些都需要更清晰的概念阐述和界定。

(责任编辑 陆齐华)